

類別	史
書名	東林書院志
編號	73.7

地757.22
833.1
部=7



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

文翰三書啟 揭 贊 雜著

請復東林書院公啟

顧憲成



敬啟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為正宗考錫乘先生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歲久旁落為東林菴而書院廢矣距今五百餘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嘆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復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則道脈繫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繫焉所關重大若此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庠友馬希尹等合呈上請乃敢拜首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為喻工部再傳而為尤文簡三傳而為李簡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一

肅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劔南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也台臺為斯文主盟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儼爾儀刑之如在在下之開示周行振起來學昭然向往之有歸不腆九峰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此某等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為台臺懇也謹布腹心惟執事者裁命臨緘無任懸企之至

按先忠憲年譜具刻此啟未刻稿中亦見焉其為先忠憲作明矣而嚴志則繫之涇陽先生蓋東林興復涇陽先生為之倡而先忠憲翼之此公啟所以首列涇陽先生諱歟

與郡侯歐陽宜諸公祖書

高攀龍

東林書院見於王文成公之記者不論矣嗣後督學者三議興復一見於聞人公名詮一見於耿公名定向一見於謝公名廷傑檄文具在而皆不果雖曾葺有祠堂三楹後竟毀爲他構良以其規制蕪陋始未嘗爲久遠之計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時則可矣故倡之自涇陽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餘金可爲堂構計而必上聞于老公祖且欲求轉申兩院及學臺者蓋以此舉爲多士所願因其願而重之以當途主持便可成風風則動未必不爲流俗變化之機云耳公啟所未及敢私布之

答東林諸公書

曹

龜山先生講學貴邑成就多賢遺訓相承於今爲烈則其英靈精爽必有洋洋此地者建祠俎豆以酬功德實天理人情之至縱微舊址尙存而禮以義起獨不宜剝舉於今日耶呈辭一至當卽允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二

行先此附復百惟照亮是荷

柬馬起莘按臺

高攀龍

東林之舉具如公啟所陳是役也涇陽先生倡之弟輩一二同志和之其公用麓具可以不煩官府所以上聞於老公祖者念此事風化所關老公祖風化所自出非仰承明德則其事不重其傳不承卽如嘉靖中曾修復祠堂三楹不數十年毀爲他用今欲大其規制因以爲講習切磋之地不得不鑒於此公啟所未及弟敢私布之

答高景逸書

馬從聘

三吳夙稱文獻之邦然經術氣節爲一時海內所推服者獨毘陵爲最甚則賴有二三名德居高而爲之倡也辱諭修復東林之舉以紹明往哲啟迪後學其意甚盛不佞叨事地方欣逢盛事敢不

祇從倘完工之日不腆姓名得附紀石之末藉光不朽爲幸大矣
肅此奉覆統惟台照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近聞顧涇老修葺楊龜山祠院此舉闡道興文真不朽盛事也門
生初到據府詳工資七百兩除士民釀舉外尙欠六十兩有奇卽
批助本院項下銀四十兩尋又加助二十兩有奇以足前數但此
止據府詳大較恐土木浩繁未必七百卽能告竣其間細委老師
知之必詳果前佑不敷不妨再酌門生鄙陋表章先儒得與其事
實遠有耀況老師主盟於上而門生敢少不從與焉尙此奉懇統
惟台照幸幸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徼寵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尙有不能嘿嘿而安者昔
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尙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
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
屬補菴先生重行改葺矣並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
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矜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
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具在龍等
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
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厲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
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
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爲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
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爲二三同志之
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靦顏非格之賜

以致處非其據貽誚伐檀懇乞特賜鑒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鏤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會講東林書院公啟

萬曆甲辰

顧憲成

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貺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伏聞台旌將發某等扳轅無計去思何極東林之舉仰藉主持得以報成顧非名賢椽筆不足以昭宣其事而垂永久某等不揣敢以記文爲請伏望台臺上念前賢之微緒寄遺跡而如存下念末學之向方待鼓舞而始奮慨賜雄文以資茲土譬如雷震而百蟄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四 具興鐘發而羣夢皆醒所以提撕斯人之徒者豈渺小哉謹礮石以待

東東林書院諸同盟

鄒元標

不肖西江腐儒束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爲伍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妄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妨直教元標剗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一云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卽性卽天又一云光天下做箇人須尋着規規矩矩落地來有場事要識得皜皜巍巍譬之唱囉連者人雖不佳其言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此普天皆鄒魯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常自體德薄寡積不能見用於世卽用於世亦無可用徒生覺端吾黨肯

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真脈方幸錮之不蚤不怨不尤
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爲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簡鄒南皋先生

高攀龍

敝邑東林之建發於顧涇陽先生明道淑人之盛心伏蒙先生不
鄙賜之堂顏賜之堂記又賜之右左格言觸目警心莫非至教某
等何幸四方之士來斯堂者何幸先生明德光被於茲土矣夫道
者道也行處便是在人之知不知何如耳知之卽人卽天卽儿卽
聖於此不疑者乃真悟也而真悟者鮮矣於此不違者乃真修也
而真修者又鮮矣然而古之聖人真悟真修者不少而孟子必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何也其的有在也故學者寧力之不至而正鵠
不敢不設而不失于正鵠者抑又鮮矣當今之世于此三者非先
生誰與歸耶某等旣得涇陽先生爲之仰歸又得先生指示周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五

將日孜孜焉真如明教所謂惟恐錮之不固矣稍有入處尙當摳
趨仙里就正謹此復謝

公啟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茲啟敝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廢爲僧
舍先達文莊公邵二泉先生嘗復之葺有祠堂二楹歲久又廢近
者某與二三同志請於當道而復之於左建祠堂祀龜山先生其
費則出於當道有司所捐於右建講堂友朋講習之所其費則出
於同志所捐名曰東林書院某等竊惟東林之廢也久矣幸邑乘
之文在故文莊公得以尋其緒而續之文莊之葺廢也久矣幸陽
明先生之文在故某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然則所謂不朽之盛
事豈虛也哉今老師一身關于聖未墜之統一言開千秋不喪之
文表章先哲嘉與後進非老師其誰與歸伏乞賜之如椽垂記其

事豈惟某輩將奉之爲圖書琬琰惟老師之鄉二程夫子之靈謂
老師之文南而道南矣謹奉啟上懇不勝惓切之至別以東林始
末及二記文一會約奉覽備考

復沈龍翁老師

高攀龍

懷老師峻德丰神時時在目一舉念一舉事恐辱老師輒自悚惕
此某林居功課也得來使訊知老師起居清勝爲手額自慶東林
記出老師手裁此方奉以爲矩庶幾實講實修一不敢假借自便
爲聖人門牆羞皆老師化雨所被也拜師命謹再商求一二字以
聽削正顧涇陽先生出一書明李司徒保障東南之功而東林遂
爲時局大懟然丈夫言動總屬千秋豈在目睫間論世情順逆也
諸不敢詳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六

按先忠憲與沈龍江先生師弟相契最篤故堂成而必求之
記但原記爲嚴志所不載陛下先忠憲未刻彙中得此二啟
謹並錄之其記則俟
搜採補入

東馮少墟年兄

高攀龍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吾性天然完全具足無少缺欠無
少汚染識得後於時保之而已弟雖辨得路徑稍知向往第苦少
年缺蒙養之功壯年缺靜定之力至今學未成章年來幸時局側
目東林弟得藉以入山屏跡天假數年未知得不負明教否耳向
從張雞老處得大集日奉左右以爲嚴師今辱瑤函再頒適東林
藏經閣成已珍藏其中令君子之至于斯者共相紬繹如在講席
矣感荷感荷弟之愚拙卽有筆劄屬未定之見未敢出之尙無以
就正

東吳覲華

高攀龍

東林之事仰賴道丈甚大諸賢知濟濟如昨也弟一路受鳳超之

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器吾道之幸也王
戎弟至都有治安之象無危亂之事今日反是在此殊無好況救
之不能棄之不可且忍耐以觀之未敢下着也

東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別來道況何如想東林之會益津津有味也僕在此可喜者惟海
內羣賢一時畢集僕介於其間所謂蓬在麻中也連日會馮少墟
云我輩除卻鍛鍊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以天下之大知
此事者甚不多此周子所以謂至尊至貴吾輩可不勉與此間無
他惟以用賢人壯元陽爲事若得同朝諸公一年在此必有可觀
若決不可爲便見幾而作耳

答朱平涵相國

高攀龍

年丈得旨超然于風波之外何樂如之世事壞矣他無足論可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七

福清相公被門戶二字壓倒竟令全局折而入於小人嗟乎此是
何等事一代安危千秋名實擲而不顧乃區區顧一時贊譏得失
耶要之氣運如此尙何言哉東林今年不敢以大會累人但從同
邑相知作小學生規行矩步他邑同心者有便則過之恐是時義
當然老丈以爲何如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
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
知費幾許鑽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
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簡徐按臺

高攀龍

東林書院拆毀事恭讀老公祖明文所以保護斯文一脈者至矣

以某輩私擬東林者明旨所首及也重在拆毀變價又重在土田變價二項并解助工而老公祖俱未之及仰見台臺苦心深心惟有鐫銘肺腑而已然某輩則何敢以此區區幻泡之物上累祖臺乎書院變價當聽本縣公估時值土田變價則有府縣原申官價當一一照價輸納仍煩老公祖細入覆疏內明書院之價及土田之數皆有當日公文及黃冊可據庶幾諸公之意解而某輩庖雞釜魚或可稍延殘息也專此露封本縣公文中上陳不一

復張秋紹書

高世泰

昨奉業師命謂告聖文內當去慎獨二字而易居敬竊有疑而未敢問繼得台教謂居敬便兼靜存動察而慎獨似尙偏言之益沉疑於衷敢抒臆以請教正昔朱子立三樣主敬法一伊川之整齊嚴肅一上蔡之常惺惺一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並未嘗分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八

動靜而言之亦正不必合動靜而言之蓋其三項工夫不可缺一主意則在乎遏欲存理故程子又云主一無適主一者主於理也無適者無適於欲也忠憲嘗曰惟天理至靜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亦並不以時候不以境界爲言至於慎獨之義謂偏屬動者此乃時文講章以慎獨之慎無以異于戒慎恐懼之慎特拈註中幾則已動之動字強爲立說以別於上文使八股之業有靠傍耳豈知幾之動者爲潛滋暗長離道之欲乎昔康恕問此兩節果是一爲靜存一爲動察否涇野先生云只是一箇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是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蔣道林云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異於二氏者在此惟其不落靜不落動故敬直義方進德修業一齊

俱到涇野又云慎獨只是無作好無作惡無纖毫私欲便是楊誠齋云所謂慎者非警醒也右功用焉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省其過其所謂慎者如此由是言之兩節之要在註中兩箇所以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此兩句乃中庸一篇之要領卽千聖相傳之心法未有理欲不分而可談道者也未有理欲混雜而可言性者也朱子又云先且就睹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察如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睹處與聞處原不會用功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且如屋漏暗室中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十手處做起方得忠憲與覲華書云近來體驗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獨者本體慎者工夫本體天道工夫人道下學天道上達然則慎獨之義尙偏乎哉何以大學慎獨中庸慎

獨參思無異詞也若曰偏也得毋居敬之義必合窮理而始全乎凡此皆時俗之所不講敢先布於台翁而後敢請正於吾師也且此告聖之文是泰之罪言也非得己也泰生於萬曆甲辰是爲東林書院肇造之年惟時止有配位七先生今何其濟濟也固樂其多也尤虞其龐也龐則可以意爲之爲人情體面之事而不顧道南之一脈也道南之脈雖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白沙不得與也故自戊申之秋走兩函於南北爲博訪朱子道統自黃勉齋後當誰掛線爲嫡支北則蒙老之復音不可得矣南則惕老尙未見復已酉秋又寄惕老云道統一圖爲五百餘年莫理之荒緒豈一人一日所能整頓然欲合天下而言之則難就鄉國而言之則易只宜就近理其脉絡如金華四先生未聞借評於異地如越學如關學支派各自井井東林諸賢亦只就在祠之位而尙論之嚴其至正

尊其至真崇禮其至純自告聖之後將奉宋儒六位於東席之上層奉明儒九位於西席之上層其餘羣賢則依年分爲叙庶幾宗統不紊趣向有定同人以爲宜然乎則點首而是之毋徒曰唯唯以爲不宜然乎則搖首而非之毋腹誹曰否否敬屏息以俟命

論學揭

高攀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啟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守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十

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夫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叅之者吳巖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叅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脈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覲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而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鬲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不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十一

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己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涇陽先生之學以識仁爲主故其萬物一體之懷真有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而其皇皇於後學引掖陶成惟日不足自東林倡道專揭庸言庸行爲矩以盡矯當世重悟輕修之弊然先生天資超卓穎悟神異當衆言紛雜之際徐出片詞隻語無不抉微破的人人心厭悅懌也至其虛懷樂取與人爲善之意溢於

容色使人樂就啟新先生嘗曰涇陽之虛景逸之公人所不能及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逸先生曰顧先生進德更在晚年蓋天挺之豪獨邁之勇故其含弘光大不啻汪汪千頃莫測涯涘宜其領袖羣賢冠冕一世者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贊曰濂洛關閩脈遠中涇揭精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小心繼統任重東林仁者有勇

啟新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矻矻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默起居食息無非是也其精蘊見於人象編高景逸先生曰啟新先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乾元透露處處靈通此其功深力到之候也其教以考心爲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嚴則名利之私一毫未斷以爲勿得輕言學也其于出處之際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尤嚴輕出之介嘗曰此關已閉自矢終身不開故一時朝野共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年輟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石鹿豕直與沕穆同遊神而明之遂能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奇觀先生詩曰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於已者蓋有素矣

贊曰先天一畫聖聖傳心人像之篇開闢乾坤潛龍不拔離照常開通乎晝夜翛然去來

景逸先生之學其用功從小學入手而宗旨從大學得力修則實修證則是證故凡所剖析闡明以開示後學如心性格物未發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折羣言之淆蓋其精微妙旨皆從身心得力處實實體貼出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愜服也其應事接物無不從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爲先

生目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爲皆吾用功實地也其
教專以存養爲主每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爲必從靜坐入逮
主教東林諄諄懇懇開導親切無非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
生活潑潑地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貨色
兩關自幼不染而用功最早獨遵文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
如此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脈啟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行只
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
知安行之質乎錢師極慎許可其推服如此則見重于諸名碩
者更可知已

贊曰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
義以身徇道義盡仁至

又總跋云顧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超超獨上而其倡道東南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段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象不覩
其貼地工夫以爲顧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錢老師方嚴峻潔
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力研銳往特詣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
而具離目坎耳兌口震足視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
以天便負天澤天動凡此皆謂之乾不首出而坤不作成所謂
終日乾乾形生無一息不爲天用也老師門庭旣峻而功夫嚴
密若此不知者疑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雍容如程伯子而
步趨立教一準文公先生其接引後學全用迎機引掖故其春
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時並興
眞天爲斯文鼎峙而得高先生爲之集其成也未學儒之未能
知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東林十先生贊

鄒期楨

顧涇陽先生 文燭斗牛氣凌霜雪 爲道德金和玉節近沿關

閩遠遡洙泗正學中興爲斯文幟

錢啟新先生 易像人象匪徒以畫惟心體之渾身是易知語知
默知存知亡其庶幾乎寤寐羲皇

高景逸先生 名世真儒出類拔萃九龍人物古未有二修悟兩

到誕登於岸泰山其頽百世所嘆

薛立臺先生 錚錚者金温温者玉道德爲劑聖賢爲鵠一簾明

月兩袖清風廉頑立懦百世之宗

顧涇凡先生 涇臯片地崛起二難龍躍平津氣紫苾寒貞靡邪
熾力扶其衰吾道之衛士風之維

許靜餘先生 士習茅靡始於發解天挺清標不受世械左高右
薛終身臭味陋巷一瓢聖門所貴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古

陳筠堂先生 檐帷所駐人歌來暮壹稟經術以經世務雪霜嚴
肅雨露昭蘇漢之渤海宋之龍圖

安我素先生 玉樹臨風丰神映帶出入經史能見其大直道不
容掛冠早歲眉拂烟霞裳携薜荔

劉本孺先生 天生屈軼有佞必指狂瀾滔滔如柱斯砥剛腸鐵
面嚴於清霜藩衛吾道固若金湯

華燕超先生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義路禮門出入無苟爲名孝
廉爲真士夫一羶雖冷晚進師模

告楊龜山先生文

天啟丙寅

高攀龍

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
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
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啟新錢子立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

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堂既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神靈於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尙

饗

祭告 先師孔子文

施 璜

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群賢踵接循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子世泰國寶家琛致曾五孝佩程四箴持衡粵楚萬里聞琴布席勾吳四方盍簪巖辨學脉以正人心著書萬言扶陽抑陰重興廟祠春秋展欽三十餘年獨力支任孜孜矻矻墜緒是尋今其逝矣功不可沉林有艸廬夙坐披襟顏曰再得楊氏所吟爲位於斯靈爽應歆用沖餘慕且曷嗣音敬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十五

告

東林或問

嚴 毅

或曰諸先輩之在東林講座者多矣乃吳素衣真儒一脉序獨推涇陽顧公景逸高公啟新錢公何也曰涇陽景逸爲開宗明教之首而啟新則素衣之師也推三公志所本也曰東林屬吳地而素衣乃以關中馮少墟繫之東林何也曰講壇有領袖之人因有某地之目自萬曆甲辰顧高倡學梁溪於是前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爲宗主蓋不啻濂洛關閩之齊壹衆心矣况馮公師事涇陽尤所謂聲氣同而道脉合者不繫之東林而誰繫焉曰鄒南阜亦與梁溪倡和而必舍鄒而從馮何也曰此素衣之定識也按從祀四先生薛文清公胡敬公朱派也陳恭公陸派之漸王文成公則陸派之深者也自文成有無善無

惡之說學者相率而趨於禪蓋宋派蕩然矣時宜以無弊者救之救之以南臯不如其以少墟也觀南臯太平山房續集有善念可掃及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之言其旨居然與無善無惡等故忠憲批其簡端曰不可訓曰甚好卻有弊是則聲契與東林同而道脈猶藉以東林救者南臯也若少墟疑思辨學等集則曰吾儒論學只有一善字曰儒佛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爲宗佛氏以了生死爲宗曰邪固不能兼正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見其大此蓋言言可以藥文成之弊而與東林性善之旨不啻如赴之勘鑰璽之印塗者吾黨以息邪放淫爲事烏能不慎之又慎而惟少墟之從乎是故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左之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頎然爲天柱地維而獨是馮與薛則步武相後先不若顧高之百里並興爲尤盛耳曰如是則辨

之精而擇之審宜壹軌於中行而毋少偏矣乃其流則變而爲李膺范滂之徒至于朋黨禍成而衣冠塗炭卒以亡國是宗文成者固有弊宗東林者亦不爲無弊何也曰朋黨之故予所謂歐陽氏言之甚辨者是已今觀其論朋黨及唐六臣傳皆言亾國之禍由於小人挾朋黨之說警君子以欺其君而非由君子所致斯言蓋今古一轍奚待余言哉若謂李膺范滂輩爲東林之學之弊余又何能以無辨也夫性善不可見而四端可見如忠君愛國爲惻隱以忠愛故而不能側足小人之門呈身非類之族爲羞惡辭讓是非若無善無惡則有統同而無廉隅卽顏山農所爲專致力于仁體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山農以其術惑天下究且無羞惡無辭讓無是非而其所爲仁體者亦且玄虛渺茫頑鈍麻木正以成其大不仁而無復忠君愛國怵惕隱之真性是其于文成猶鬼谷

門下之蘇張荀卿門下之李斯也卽文成熟料其至於是而無善無惡之說旣倡雖欲不至是而不可得夫然後知東林性善之旨爲無弊也性善發於孟子孰不謂老生常談然自無善無惡之說熾行之後忽拈此二字以正告天下遂聳乎有迴瀾障川之功所以薰而習之者知夫忠孝名節之爲善而毀閑裂檢之爲不善善者之爲性而不善者之非性於是威不怵利不誘生死不顧而期以直達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斯膺滂之徒所以接迹而起也然忠憲臨難貽書華鳳超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或謂此謙詞耳烏有性學若忠憲而區區負氣尙節如元禮孟博云爾者愚則謂狂狷之視中行學問品格有二而性善無二爲胡廣馮道卽竊附于中行而實墮爲小人爲元禮孟博卽不得爲中行而不失爲狂狷安見忠憲之中行爲性學膺滂之爲狂狷而不爲小

人者偏非性學乎是故東林之中有以涵養兼氣節者有純任氣節者而均之其爲性善爲無弊明矣曰如是則東林宜有君子而無小人乃胡廣馮道之徒亦或不免何也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語性善之同卽古今之遙可以收之於同聲同氣之列語氣稟習俗之異卽家庭之近而不無舛錯不齊之倫如卞壺之二子一門殉節父子同也異則有父擊韓嫣而子降匈奴如李椒李陵者矣江萬里之弟萬頃以罵賊支解兄弟同也異則有兄歸漢室而弟仕僞朝如諸葛亮諸葛瑾者矣魏徵之後有魏謩祖孫之直諫同也異則荀淑之後有荀彧韓琦之後有侂冑裔祖其能逆料之乎陳瓚之家有文龍叔姪之精忠同也異則王導之家有王敦柳玘之家有柳璨宗族其能預制之乎抑非獨此蓀蕙或變而爲茅百鍊或化而爲柔如伍被諫淮南而卒與反謀沈文阿抗霸先而終

投陳室其人蓋往往不乏是一人之身且前後改觀一事之跡亦初終各異乃必欲盡千百里外之交游徒黨惟我是聽而無一二之敗羣不亦難歟且今之致疑於君子小人之雜者謂假道學之貽詬士林耳夫假道學不待攻東林者言東林先已慮之甚久而防之甚嚴也邵文莊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端文嘆其深遠而涇凡先生則謂今人講學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蓋道高尺者魔高丈入我門者壞我法諸君子方且累晷三嘆蹙於勢之無可如何而急欲以登壇提命者願天下之盡爲真而無事乎假人乃因東林之不幸有假而概議其真豈所謂有過中求無過耶如必求其過則熱腸輕信所謂不知人之蔽諸君子亦誠有之然古之號知人者無如蘇老泉之於王荆公要亦荆公蓬首垢面不近人情故因其太矯而卜其險譎

若欺誑東林之輩則言論動作必求似乎東林之所爲我忠信彼亦忠信我廉潔彼亦廉潔我議何事彼亦議何事我讀何書彼亦讀何書此雖絕識如眉山亦恐墮其雲霧中而況識鑿遜此一等有不至如歐陽之延譽荆公趙鼎之游楊逆檜者哉而亦可以株連移坐否耶故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曰如是則東林信無可訾而或又疑其空言而無用與拘俗而可厭何也曰觀林公平華道南祠記及愚序謂東林有三大功則非無用明已而今且申言之如昔人議南宋道學之腐嘗謂金人入寇正不知楊龜山坐在何處愚謂天心之悔禍不早朝廷之信任不篤卽李綱趙鼎坐在中書帥府卒不能清蠻帳以還二帝之車而獨責龜山可乎且學未有不講而能致用者如綱於七十餘日間爲中興名相而彼則嘗以易春秋疑義與吳元中許崧老輩反覆辨難其亦以是而嗤綱

爲無用可乎至拘俗之說愚尤見其不然夫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乃孟子踐形之教非道學創爲之而可厭也如不喫茶不觀畫昔人已辨程子無是言抑學者亦未有沾沾從事於喫茶觀畫之間便以爲雅人深致而不可厭也凡人之足厭者爲其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耳若講學諸公在萬泰天崇之間皆侃侃嶽嶽不減魏徵張九齡之儔而識者延望丰采方謂鄭公之斌媚復出曲江之風度如生譬之論詩正如古人所云遠猶辰告更韻於楊柳依依之什而今乃等之爲厭棄之物斯何說也夫人情之與厭反者愛敬感頌而已可愛莫若晉人風流而陶靖節曰疑義相與析則講學之詩也可敬莫若方孝孺十族之誅楊椒山見殺鄒南臯廷杖而三公則皆以講學起家也可感莫若王陽明之功一奮而撲寧庶人之變俾宗社易危爲安生靈轉戚爲喜貽福孰甚而陽明則終

身講學人也可頌莫若李崆峒之文孫文介稱其掃靡習追古道山泉激發刁斗精明品格在韓柳間而崆峒則又常與吾邑邵文莊公講學許下嗚呼吾孔子講學一言醴釀千百世魁奇俶儻之人物亦復何限而或者以可厭相譏此非無所用心之昏愚卽閒居爲不善之桀黠而已矣雖然厭道學之拘俗以爲不便於任情恣臆而逃之其弊猶易知也厭道學之平常以爲無關於了生死徹性命而逃之其弊則難知也今天下此弊亦披猖矣夫顧高諸先生嚴心學性學之辨又常與管公東溟錢公漸庵輩力排佛學之非而今日吾黨之士必望而羣附焉則何爲者況其弊又有不止於此昔人問羅盱江曰何爲異端盱江曰今日秀才們便是孔子之異端今日和尚們便是佛之異端試問吾黨之逃孺歸佛者果能斷緣息想六根圓通以證性耶果能平等無諍忍辱行持以

待人耶果能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以濟衆生果能體取無生了本無速以究生死耶能如是庶不負此一逃若猶未也則是以和尚易秀才既爲孔子之異端以假禪學易假道學恐又將爲佛氏之異端嗟嗟何如亟反初服以守吾東林之教之爲愈乎

兩東林辨

嚴毅

吾邑兩東林其可徵有三東林撫遺曰龜山先生書院久廢隆萬間有庠長盛君鑿銳圖興復具呈請之耿宗師宗師嘉允下其事

於諸生僉謂以僧區言則保安本也東林支也

馮擇賢錫山志大寺各有所統小寺

各有所隸故城內東林菴名保安寺下院以爲保安之所統也

以書院言則城東之東林本也保

安之東林支也茲欲修復盍專於本焉圖之一徵也孫少宰柏潭

先生東林菴紀略曰考邑志龜山講誦故在東林禪院右偏而王

文成所記東林書院在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此則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與弓河之東林相去遼絕二徵也高先生撰顧端文公行狀略曰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曰不果則文莊講學止在保安東林矣三徵也由是觀之兩東林不可得而混也然歷觀諸序記中在文莊之東林而或援龜山以爲重在端文修復之東林而或援文莊以爲重毋乃近於誣歟曰非也援龜山者示嚮往也援文莊者推先志也地固不可混而同道尤不可析而異也然則道不擇地今夫保安之東林其亦可以初爲初而旅春秋釋菜之儀歟曰非也營洛告豐祭川先河典有訓矣苟支與本並建譬支子不祭之謂何是故予欲明兩東林之辨正以表此一東林之爲重也

重建東林書院麗澤堂上梁文

鄒期楨

伏以往哲匪遐闢宮牆而勤仰止後學有待啟壇宇以示周行朝誦夕莖只了師儒本分吟風弄月豈沾朝市織塵惟知植名教之防閑何意邁奸邪之摧折緬懷涇里痛惜城南嗣前人幾泯之音實後人莫諉之責幸明主表章爲亟旨煥中天而當事振舉惟勤風行遐壤茲有耆儒吳某及諸賢後裔某等或接先賢之衣鉢起其墜而維其衰或承先世之箕裘繼其志而述其事萃同方合志之伍首倡於前因得聲應氣求之羣協助於後撫東林荒址尋書院遺規未議依庸先圖麗澤文筆千尋聳長虹而朝拱春城百堦帶吉水以迴環箭流引二泉而儲秀源源活水之逢錫麓擁九峰以呈祥隱隱東山之望雖無烏革翬飛之雄構以壯巨觀亦有土階茨蓋之微規聊存舊貫是蓋道不墜地文未喪天以故復見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心泰旋地軸道南祠香火幾冷仍看裊裊篆春風燕居廟磬嚮久沉再聽鏗鏗明夜月杏樹存寸餘萌蘖他年應復成林碑文理萬丈光芒今日還驚射斗禮爲門義爲路往來三益之朋左於圖右於史俯仰千秋之友羹牆寤寐先賢精爽如存切嗟琢磨末學依歸有託敬抒拙咏以寄遐悰

東 雲旌擁日麗晴空從今掃盡人心翳萬里乾坤一鏡中

南 天光雲影一溪涵離明照徹無今古鼎立三才許獨參

西 墻高直與斗山齊危微介處巖毫未咫尺虞廷永不迷

北 遙望祥雲拱斗極化日悠悠帝力忘春風沂水從游息

上 數仞宮墻今古仰懸崖直上加等閒當仁由己無庸讓

下 潛底一聲聽半夜春來生意滿乾坤瞬存息養無皇暇

伏願上梁之後德自成鄰文常會友聞已過道人善勿虛講習之

功謹庸行信庸言直致中和之極此日今還再乃益信之當年道
果南良非虛語近則嗣本朝諸先輩之血脉遠則追有宋五大儒
之淵源蒲團淬困勉勤修務欲及泉成掘井筇杖肩聖神重擔令
無虧實惜爲山函丈無塵定來作者朱絃未絕必遇知音慶聖道
大明於熙朝快儒風丕振於奕世

修東林書院識言

雍正辛亥

江日容

東林書院創於宋盛於明修復於我

朝歷攷前記廢興之故詳矣顧自康熙甲戌迄今幾四十年其間
雖累次續修而不久輒壞余乃捐俸鳩工爲葺新之知自茲以往
旣修者不能久而不壞而旣壞者亦必有人繼起而修之東林庶
煥然不朽也然東林之不朽有不朽乎東林者在耳昔龜山先生
之學源本程氏直衍洙泗之傳故道南祠俎豆千秋而嗣後如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端文公高忠憲公大闢講會固皆能以其身步武前賢羽翼聖道
者也是以遭變構難東林遺址蕩然而曠世相感卒使規制復如
其舊於此見人心人性之同而實則顧高諸公之精神命脈百世
不磨滅者默有以啟之蓋思其人不忍泯其澤故諸公不以東林
重東林乃以諸公永也今者望門而入堂構秩然幸東林之不朽
必追續其所以不朽者而後爲無負於東林余愧鈍拙搜於世故
未獲仰企前賢萬一而樸誠自守恒不敢爲欺已欺人之事讀院
規讀高子遺書恍然教我而深望都人士之來遊於此者弘麗澤
之功釋依庸之義以東林之學爲其學將東林之人卽其人後先
輝映余今日之修葺其爲之嗚矢乎故於工竣之日敢識數言爲
他日券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終